

三怡堂叢書

汴京遺蹟志

二十七

三  
德  
堂  
香  
燭  
行  
記

一  
一

汴京遺蹟志卷十七

三怡堂叢書

明李濂撰

藝文四

墓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韓愈

公諱燕字曰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  
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  
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番互市恩信著明夷人  
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  
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戍帥遂率諸

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

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  
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  
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幸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  
開封縣魯陵崗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歿有男四  
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  
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均養親族不知

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  
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墜旣明其慎  
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斲石  
於此式垂後嗣

墓誌

故貝州司法叅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  
法叅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  
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

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  
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  
焉其夫人事其妯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  
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驩譁手瓦石胥其出  
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以下不敢禁司法君  
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  
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  
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鞠旣遷貝州君之  
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  
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  
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鞠其孫  
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  
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  
殞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  
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旣受而閱其  
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  
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

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  
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  
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  
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  
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  
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  
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  
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  
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節損以立衣食諸來  
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

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黽符有慕仕進心至有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爲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

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  
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  
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  
順禮之軌旣合旣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  
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  
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  
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

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  
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  
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  
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  
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  
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硯水厓窮居獨遊思從  
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  
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  
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

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  
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  
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  
令諱邈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會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  
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  
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  
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

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  
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  
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  
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  
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  
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  
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倣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  
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  
公舉慶厯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  
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  
吏部南曹尙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諡曰文正  
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  
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  
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  
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  
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契丹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契丹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契丹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

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言丞相用故事  
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  
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  
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寶美上曰我意亦謂當  
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  
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  
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  
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  
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  
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